

三魚堂日記
一



三魚堂日記
二



南越筆記
三





三
魚
書
目
記
一

三魚堂日記
一

陸隴其撰

中華書局

三魚堂日記

二

陸隴其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三魚堂日記 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三魚堂日記卷上

清 當湖陸隴其撰

丁巳十一月初四。陸翼王來會于壽泉樓下。翼王博聞而樸實君子也。家多藏書。翼王言孫北海學博而才敏。其所著諸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于學者。博學之士。皆收入門下。相助校對。朱錫鬯。顧寧人。其尤也。顧有日知錄。多發先儒所未發。翼王又言桴亭確菴。當婁東。二張盛行之時。獨卓然以實學自勵。不肯隨聲附和。桴亭上馬撫臺二十四款。皆切中時務。

諸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并致所刻說文論正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證。彙成三十萬言。誠宇內所未有之書。亦宇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桴亭確菴。乃勉于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余夏間閱撫院觀風卷。擬以太倉童生王案爲第一。接石隱札。乃知卽其令孫。莊甫又言翁寶林爲確菴高弟。

下午。答拜廣平李湘。李與柏鄉夫子有親。柏鄉曾對李言及愚之耿介云。翼王極口吳江潘次耕之博洽。余曾于健庵所見之。不誣也。

初五。從翼王家借道命錄。及胡敬齋集。敬齋集止三卷。然目錄自第五頁後缺。疑其書尙不止此。查焦弱侯經籍考。亦不載此書。卷首有門人鄱陽余祐序。其第一篇。奉余生書。托其于京中。尋程子遺書。朱子語。

類伊洛淵源晦庵文集等書。噫！先輩于書籍亦得之難如此。至後與羅一峯書云：洙泗授受具見論語、河洛授受具載遺書文集。紫陽授受具載語類文集。蓋皆已求而得之矣。

十三午間到蘇。卽赴道臺衙門弔會錢爾載邱近夫。知道臺雖從宜與採木得疾。然實自夏秋以來憂鬱所成。蓋因都中有權要之僕到蘇。自撫軍以下皆屈己下之。且諷道臺優禮。道臺終不肯見。其人大怒。口出惡言。撫軍亦頗以相形不悅。勢甚危疑。以此隱憂成疾。嗚呼！道臺真君子哉！覽行略知爲方相國從哲姪孫。乙酉舉人。由蠡縣教諭陞國子監助教。累陞刑部郎中。廣東雷廉道。山西寧武道。裁缺歸。癸丑補江南布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諱國棟。字干霄。號艾賢。年五十七。

廿一候余遜菴語及察院西倪伯屏報德祠曰：昔時規模頗好。內有假山。爲趙雍客移置有儀軒。其兩旁之房僅存者。今亦爲生員徐名世所據。予有感。因作有儀軒歌。歌曰：吁嗟有儀軒。其石何離奇。問石何自來。來自故侯祠。聞昔祠初成。吏民競祝釐。或持觴酒勸。或獻萬年辭。翼翼堂與室。尊嚴若神祇。孰知祠中石。一朝遷在斯。廢興誠可歎。此理豈渺微。我聞召公棠。周人永勿移。翦拜各相戒。千載以爲期。動之何如耳。今古豈異時。感應捷桴鼓。聖賢寧我欺。恭寬信敏惠。斯須不可離。反躬而已矣。何歎亦何疑。

遜菴又言：其父昔爲馮琢州延訓其子源濟。自源濟六七歲起。至成進士。選庶常。遜菴之父未嘗一日離也。選庶常後。琢州躬率其子拜之。若初受業者。曰：先生之職。雖自此終。然愚之求先生者。正自此始。蓋吾子已貴。恐不免自大。非先生自幼教訓者。不可以爲其師。又在其家數年。然後去。馮琢州教子一節甚善。

遜菴又言新建縣堂記。今刻王內三名。實陸翼王文。

廿五。評奚生士柱由誨女一節文。見得註中所謂自欺。不是掩飾。只是氣粗。不能自知。

廿六。陸翼王來。以胡致堂崇正辨示我。抄本也。云平生最留心于三禮。曾著有儀禮集說。余問孫北海之爲人。翼王曰。北海雖出處未正。然居官敢言。亦不苟取。處家甚儉。諸子皆布衣。僕婦有衣袖帛者大怒。以其壞家風也。與北海聲氣相合者。魏環極。葉詡菴。熊敬修。張幹臣也。

十二月初一日。答拜余遜菴語。及蘇眉生。始知其礪山之歸。緣大計貪酷處分也。然因與淮海道交好。而見忌于府廳。所以罹此。亦不無冤云。

赴眉生席。陸翼王言牧齋之文。初宗六朝。繼與嘉定四先生友。然後歸于正。而四先生之文。則本于歸震川。蓋震川一脈。獨傳于嘉定。而及于虞山也。歸震川墓誌。係唐叔達筆。而托名于王文肅者也。初文肅欲自作。數日不成。使叔達爲之。

翼王又言。黃陶菴每在神前。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館于錢牧齋也。時張國維巡撫吳中。取陶菴觀風第一。張公至牧齋所。請與相見甚歡。時適有以千金之事。求牧齋爲言于張公者。牧齋適另有一事干張公。不便又言。勸陶菴言之。陶菴堅不肯。其人不得已索太翁一書與之。曰。子言此則吾甘旨之奉有餘。孝莫甚焉。陶菴卒不肯曰。不可破吾不妄取戒。既第後。不肯干瀆有司。太翁每以家貧爲言。卒不能移其意。蓋其誓于神前者。皆能力踐其言。余言陶菴之學。間入于禪。翼王言陶菴本從濂洛入門。

後喜靜坐。又喜閱經諸書。因不無夾雜。又言此事是非誠難辨。在江寧得學部通辨。乃始知之。又言魏環極言孫北海諸書考正。晚年定論爲第一。又言嘉定前輩之書。嚴永思通鑑。是一好書。雖有云溫公通鑑。有資于治者則取之。無關於治者略之。今嚴書所詳。溫公非不知之。乃其所不取者也。然嚴書亦不爲無益。又言徐九一雖溺于聲色。而晚節甚好。宜其有子昭發也。又言在程文宗署內閱文。同事者多孟浪。有一卷。題是以皮冠。文內用獸人司原句。閱者不知其出左傳也。大抹之。恐直言其所出。則閱者不悅。因婉言之曰。依稀記得左傳上有此句。署中又無左傳。因取韻書令查之。果有此句。閱者仍取而批之曰。雖出左傳。殊屬不雅。翼王處此。可謂直而婉。乃處世之良法。

初二。侍期五名。圮授父子來。余再四勸其留心根本之學。頗欣然。

初四。自嘉定起身。從外岡安亭過吳淞江。由白鶴港南十二里至孔宅。岸上見其有宣聖衣冠墓門。急登岸讀其碑。乃孔子四十四代孫禎。仕隋爲蘇州刺史。因家焉。而以宣聖衣冠葬于此。遂循墓道過一小橋。橋北卽先師廟。先聖及四配皆塑像。左爲啓聖祠。祠內有孔子周流列國圖。右爲子之燕居。有吳道子畫聖像石碑二。廟後卽宣聖衣冠墓。墓後有書院。守祠僧聖歸居之。聖歸云。道子聖像碑。其大者。相傳爲徐文貞家摹刻。亂後埋沒于瓦礫中。康熙九年。移置于此。其小者。相傳爲松江顧氏家物。則在此已久。又云。塑像先是萬歷時。陸古堂做闕里像爲之。歲久圯壞。今年八月。邑中士大夫改塑。以舊像爲不文。俱從改易。然失其真矣。陸古堂卽纂廣輿記者。孔宅南去青浦九里。

廿五會嗣開叔祖言風俗之不如賈婆尼姑及居間人皆昔所僅有而今則所在成羣皆由不歸四民之業故流蕩至此。

廿九大人言及熊見可之講書但自講一番而不能使其委曲入于童子之耳予因悟聖人言忠必又言恕蓋能盡已而不能推已其弊如此。

戊午正月初二錢爾載來言邱近夫人品甚高但微嫌有曲徇人情處。

十三周好生來出莊渠遺書相示內有與余子積書云朱子晚年定論近始見之似不計年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己意即收載之耳今亦無論其他如載荅何叔京書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放便是做工夫本領此正中年以前未定之論與中和舊說相同者也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謂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唯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晤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卻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說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用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祭南軒文始所同嚼而終所共棄其此類也夫大抵先生自其初年固已卓然有志聖學然未見爲言語文字分卻工夫至于中年以後方有一定規模今日正當因先生已定之論而反證其未定者庶幾有所持循也觀此條莊渠之學頗正。

廿八至楓涇舟中看山曉開明文選見曾異撰弗人送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信州鵝湖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宏正以前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半說得明白然曾意卻是要調停于朱陸之間曾又有送林守一序云使司馬子長而與人交必不能成史記其意謂必目中無人獨往獨來然後其氣無礙而能著作此不成議論又曹娥雪賀施存梅八十序十分回護謂昭代奄豎之禍三爲振爲瑾爲忠賢而忠賢爲烈頌功德如莽迫帝后如操私人典兵壁有藏甲如產祿之南北軍文貞文定不能尼振文正文恪不能尼瑾如揚方沸之羹而欲淡灑之以仙掌之露勢所甚難爲時計者獨有抽筋一法耳自寅秋膺簡命緹騎不復出詔獄之威亦稍殺止則以曲逆之沈思用仲弓之妙用委蛇調劑師既不言世亦不得盡知不然一跌而爲蕃武再跌而爲訓注往事可鑑又何幸焉噫存梅所處何時所居何位所行何事可以抽薪兩字寒責耶

廿九會孫執升以所刻史論一編二編見贈孫言金陵有諸生黃俞邵者其家有千頃齋最富于書明文選大都皆從其家借得者余謂孫明文選何以遺呂涇野羅整菴孫云以其腐而遺之查此選內理學之士遺者甚衆如胡敬軒魏莊渠馮少墟皆不與二月初三閱明文選見倪鴻賓敍菴吳公墓誌云西漢循吏趙廣漢不及張敞張敞不及韓延壽韓延壽不及黃霸黃霸不及朱邑朱邑茂矣然猶不及河南守吳公也史曰吳公不舉其名是不可名也史曰治平第一不詳其跡是不可跡也其庭不必銍箔其袖不必記籍其野不必下神爵其道路不必有烏攫肉

其生不必太傅封侯。其死不必桐鄉之俎。此最善用賓主法。共閱倪鴻寶、黃石齋、文瀾、持、陳明卿、譚友夏、章大力、羅文止、艾千子、張受先、文數十首。惟千子宋史禮樂志論，差爲有用文字。

初四，閱金正希文，嫌其多衰颯之氣。張天如文，頗精實而氣多滯。有陳宏緒號石莊者，文氣甚爽，未詳其爲何人。陳臥子平內盜議，頗佳。

初六，閱降慶朝文。田一雋羅念菴祠田記。李維禎告信陵君祠文，俱可人意。于慎行與司寇邱公論江陵事書，最是有關係文字。

初七，閱馮琢菴寄山陰王相公書。伍容菴上首輔書，是有用之文。而陳眉公袁石公等文字，俱纖細無足取。又馮琢菴文昌閣記云：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取斗四星，圖繪其象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爲縞衣素舄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最足醒人。

初九，閱蔡復一續文獻通考序。云：春秋傳所記叔向子產，往往立談之間，歷數先王之典，意其人不盡神識，當必有掌故轉相傳習，而今不可知矣，說得最好。

十五，從貽孫借得唐荆川所編諸儒語要，其書凡十卷。高景逸序云：前六卷皆諸先生所得語，後四卷則辨晰同異。然前六卷載周程張朱五先生上蔡龜山五峯南軒之語，而終以象山慈湖白沙陽明之語。如河津餘干不得與焉，則去取未當也。後四卷雜取先儒之言，而不註明姓氏，則條例未善也。又有續語

要六卷。則係薛文清、吳康齋、陳剩夫、章楓山、胡敬齋、曹月川、蔡虛齋、魏莊渠、徐養齋、尤西川、呂涇野、王心齋、羅念菴、羅近溪、錢緒山、王龍溪、鄒東廓十七人之言。宛陵黃一騰所纂輯也。然遺羅整菴、邵二泉。亦不能無議。徐養齋、尤西川未詳其爲何人。曹月川余未見其書。今觀此編所載。如云：人氣聚而生散而死。猶旦晝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而爲輪迴哉。其言卓然。又此編載其太極圖說述解序。存疑錄序。儒者宗統譜序。家規輯略序。則其書蓋皆傳于世。

尤西川大約是良知家。然其言有甚精當者。如云：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怪者多。是自己勝心浮氣。有以致之。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少有所見。卽思壓人。或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卽伸己意。此等處雖善亦惡也。又或被人規警。不肯認過改悔。委曲輾轉。尋路出脫。則是彼有愛我之心。我反拒之。以此交人。人誰容乎。必須虛心平氣。謙己下人。求益不求勝可也。又云：未悉人言。而輒伸己意。此學者通病。此病卻在未悉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非處。又云：後生于前賢及前輩語言。有與我不合者。尤須下氣抑心。反覆詳味。必不可從。然後斷之。尤須克去勝心。勿以一言得失。輕議前人。苟同之與立異。皆私心也。更學何事。又云：正大光明之士。未免有以善服人之病。又云：風水家說。壞人心術。以大義禁而絕之。可也。六經四書。不言風水。苟于禮義有關。孔孟當詳說之矣。又云：我儒言仁統四德。然四德亦各統仁。隨時隨事立名。非有偏全之異。理一而已。望按幾亭學言第一卷內。又云：禮義智皆仁也。言心也。若以事則仁義知皆禮而已矣。是故教人爲國以禮。禮也者三者之暢于四肢。發于事業者也。非禮則三者不可見。亦無自行。

廿八至嘉興舟中閱程孟陽耕堂集纖細無可取。

三月十六往常熟在舟中閱僚菴野抄此書係吳人蔡士順字孝來輯專記天啓時事見方震孺孩未論挺擊東林事曰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己之調停而遂疑挺擊之奸化爲烏有也又不當謂發奸者盡小人而遂掃蕩不留種也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奸險貪橫實有其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肯者而遂爲竭澤之漁也又不當因親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爲瓜蔓之抱也此論最公平。

侯震陽論沈灌葉向高疏曰向高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少以求全爲智以避謗爲高夫惟首揆無屹立之丰裁而後奸輔有播弄之行徑灌疏云臣居五臣後不能行意是灌又且歸責于向高向高直在無可推無可諉之地何如毅然擔任截然剖分票一事是曰是非曰非票一人可曰可否曰否此數語可以砭儒。

二十閱常熟誌誌修于嘉靖己亥平湖馮汝弼作縣時也查有明一代常熟人物當以吳訥爲第一傳稱其非聖之書不讀文非闕于世教不爲所著有小學集解北溪字義等書永樂時人其所著尊經閣記發明朱子游祠記甚明朱子記中引隋書儒林傳序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及荀卿非十二子篇媮儒憚事無廉恥嗜飲食是子游氏之儒雖引之而不明言其所出得訥記而愈明訥云荀去子游幾二百載其時弟子鄉人或狃于習俗遂議及子游故朱子云云修志者係邑人鄧敏其論水利甚妙曰常熟固吳水之

壑也。昔之人于其境縱之以爲浦，橫之以爲涇，爲浜，小大貫輸，棊布而杼織，得古溝洫之遺意。今其迹具在，而浦獨常廢而不治。茲非潮沙之爲害乎？潮沙之日至，人狎視之，久則不可以有爲矣。至其不可爲而委之曰：此非人事之不至，乃氣數之必至，非也。考之前代，有挑江之營卒，有浦口之置閘，有圍田之厲禁，有潞川之舟楫，有水課之殿最，所以爲浦謀者悉矣。今當浦之湮也，則起大役以治之，役已則爲牘以奏，續于朝，以爲自今水可以無暴，不復爲之後計，非誤歟？按志：常熟入江入海之浦港，有數十處，大約與嘉定同。

常熟又有周木字近仁，亦務理學，嘗議懿祖祧祭，不宜與視朝時刻相連，謂前禮甫畢，後禮繼行，雖有強力之容，恐肅敬之心，未免倦怠而不專，乞免朝。又嘗求朱子延平問答刻之，而爲之序。

廿三偶思不貳過之境界，其難處有二：一則因循怠忽，牽制過將復生；一則雖有心改過，而見識未到，如因噎廢食，矯枉過正，亦是貳過。

廿八卓先生以熊勿軒禾五經訓解借看，下層旁訓，上層順敘，看來此未必是勿軒原本，查序勿軒係慶源輔氏門人，又有古微書，華容人孫穀纂古識緯之書，而自附以論解，偶檢其一段頗好，曰：三墳以伏羲爲燧人之子矣，鄭元六藝論又謂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皇甫世紀云：女媧氏亦風姓，伏羲之妹也，譙周古史考則云：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伏羲次有三姓，乃至女媧，鄭元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而譙周以神農炎帝非一人，自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羅泌路史至以爲軒轅之前，別有軒轅。